

## 转型中的战略力量:伊斯兰世界(续一)

高祖贵

### 二、全球化冲击下的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过程,就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的冲击下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目前,就伊斯兰世界整体而言,它正处于转型进程之中,即从文化教育落后、工业化程度不高、政治民主缺失的发展阶段向文化教育先进、工业化发达、政治民主完善的阶段过渡的时期,并受到信息化等世界最新科技发展趋势的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下,伊斯兰国家存在的多种问题和矛盾加速演进、迸发,并强烈冲击外部世界。

(一)全球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冲击。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它在塑造国际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各国国内的发展进程。冷战后,这股潮流的趋势越发强劲,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大为扩展。就其定义、本性和特质而言,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发展、不可避免的进程,具有一些相互关联的特征。如:全球性的通讯、舆论、交通、商务、旅行、移民;对货物和资本在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自由流动的普遍性认识;不断向公正、平等、幸福迈进的感觉等。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中性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没有太多挑战和危害的。因为,穆斯林从伊斯兰的发展史上早已熟悉这种思想和实践。伊斯兰的世界观本身就具有全球性。在真主看来,世界没有东西方之分。伊斯兰世界就是由生活在不同种族、地域和政治范畴内,讲所有穆斯林都能理解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承认同属安拉信徒的社会和国家所组成。穆斯林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出发,来到北非的马格里布,经开罗到阿拉伯半岛,再到巴格达,虽然穿越了欧、亚、非三大洲,但仍处于一个熟悉的文化氛围。而且,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其他文明交融发展的历史,也充分体现着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共生性特点。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本身就曾经是巨大的全球化力量之一,而且如果它希望就有可能再度对全球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文化仍在影响着世界建筑、食品、服装、音乐、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面对客观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伊斯兰国家要想发展只有顺应这个进程,努力参与其中进而施加影响,趋利避害,而不是排斥或加以阻止。在参与的过程中,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将接受其他社会的一些因子,显示出更为灿烂的多样性。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全球化并不是中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承诺、部分现实和部分想象的混合体,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能迅速扩展繁荣和稳定;另一方面,它也会迅速将贫困和动荡传播到全世界。对于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全球化提供了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有利条件,意味着进一步占有世界的资源、市场并取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而对于欠发达甚至落后的国家,全球化既是借以实现经济繁荣的契机,更是遭受灾害、危机和导致多种矛盾激化的根源;对于多数人来说,它甚至意味着混乱和绝望。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世界数百万人体验全球化,不是作为进步的媒介,而是作为破坏性的力量,其摧毁生命、工作和传统的能力近乎飓风一般。”<sup>①</sup>全球化不仅对传统社会的家庭、部族、民族国家具有强大的解构作用,而且与之相随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将对宗教的精神核心构成严峻挑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的国家还利用该进程将自身的危机转嫁到处于劣势的国家,加剧了后者的贫困、不平等、动荡。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及其主

<sup>①</sup> Kofi Annan, “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October 2002, p. 30.

导的国际机构明显地操纵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和自由资本主义化(Globalized Liberal Capitalism)。这也正是美国的全球性霸权乃至“新帝国”赖以存在的国际基础。

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明显处于劣势的伊斯兰世界,这个进程的负面影响尤其突出。“具有围困性质的自由化和新的全球化使穆斯林国家和社会面临两大重要挑战:第一,随着市场自由化,工业私有化,国家支出削减以及通货膨胀,改革就容易破坏当地经济的稳定。第二,经济改革旨在与外国资本和全球市场接轨;除了直接影响经济生活之外,自由化还将使穆斯林社会遭受市场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全球性的文化将促使穆斯林社会越来越多地与西方的模式同质化,而西方模式常常不容易适应本土文化。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保持经济活力,通常能缓解本国民众对西方模式的负作用的担心。穆斯林国家害怕西方化的后果,但是,它们也担心更加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太多风险。即便如此,穆斯林能否在可预见的将来赶上西方人和东亚人,也远不明确。当然,穆斯林政治和伊斯兰文化有时还造成一些不利于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以及有效地与全球经济交往的适应性障碍。然而,各种改革已经启动,新的全球化开始打上了它的印记。几乎所有的穆斯林社会在每个重要领域都面临着改革。”<sup>①</sup>这种挑战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体现在政治、文化以及穆斯林的世界观等多个方面。正由于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才在阐述全球化的影响时说,“穆斯林和穆斯林国家正面临一个艰巨而令人恐惧的挑战。现有形式下的全球化是对我们和我们宗教的一个威胁。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混乱和绝望情绪。我做出非常大的努力,以便对21世纪即基督纪元的第三个千年的穆斯林抱乐观态度。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要保持乐观非常困难。我发现很少有穆斯林认识到这个现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软弱被视为力量,失败被视为成功。”<sup>②</sup>面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曾经辉煌也一直在努力奋争的伊斯兰世界,像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力图通过改革进而实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转型来加以应对。

(二)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改革。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少数国家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部分经济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矛盾显著,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一些国家利用石油等资源出口,积累大笔“石油美元”巨额财富,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因长期过度依赖石油出口而形成脆弱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20多个国家则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如阿富汗等。因此,伊斯兰世界总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它面临的问题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其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世界石油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引发的经济危机刺激下,加快改革步伐。与它们以往发展经济的努力不同的是,新一轮经济改革以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为重要特征。许多国家实施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压缩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形成“公私结合的非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通常按政治和社会标准而非市场规则来运行,政府决策对商业利润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它们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外国资本的引进,削减政府补贴,减少预算赤字。例如,1991年埃及大幅推进改革,穆巴拉克政府将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许多国有公司部分或全部出售给私营部门,改革销售和收入税以平衡财政收支,削减对能源和食品工业的补贴等。再如,1989年拉夫桑贾尼就任伊朗总统后,开始实施以放松政府管制、削减补贴、吸引外资等为内容的“五年计划”;1997年哈塔米接任总统后,在税收改革、削减补贴、私有化和放松贸易管制等方面进一步改革。20世纪90年代末,海湾国家也开始加速改革,停止对水、电、石油行业的补贴;受1998—1999年石油价格下跌刺激,各国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马来西亚等新

① Simon W. Murden, *Isla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pp.94—95.

② Akbar S. Ahmed, *Islam Under Siege, Living Dangerously in a Post-Honor World*,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49.

兴工业化国家在经受政治动荡的同时也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此外,不少国家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力图通过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如:约旦和阿曼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加入WTO;阿尔及利亚、黎巴嫩、沙特、也门已经提出申请,WTO已建立相应的工作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叙利亚也已提出申请,但WTO尚未予以审议;伊拉克目前作为申请国观察员(Observer Status Applicant)。

然而,伊斯兰世界掀起的经济改革潮流进展缓慢,许多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并有加重的可能。据世界银行统计,伊斯兰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4,其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4.5%。<sup>①</sup>以比较有代表性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为例,1999年所有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312亿美元,比单个欧盟国家(如西班牙的5955亿美元)还少。40年前,阿拉伯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是北美水平的32%,到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为19%。1975—1998年,阿拉伯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3%;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处于“准停滞状态”。1975年以来,按购买力平价(PPP, Purchase Power Parity)计算的人均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均收入的21.3%降低为1998年13.9%。经济发展迟缓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增加和贫困加剧。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失业人口都在上升,平均失业率高达15%,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失业率则更高,摩洛哥北部的失业率高达30%(这里正是恐怖活动频发之地)。一些阿拉伯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的“赤贫”水平——即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1/5的阿拉伯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而且,“就像失业不只是没有工作一样,贫困也不仅仅是低收入或低支出,抑或不能满足基本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能力”;“阿拉伯地区是被不同种类的贫困所困扰,即能力的贫困和机会的缺乏”。失业、两极分化和贫困加剧,对阿拉伯国家的挑战已十分巨大。特别是在缺乏正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目前就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只会变得更加严重”。<sup>②</sup>由于经济改革政策实施不当,社会动荡就时有发生。例如,削减政府补贴先后在摩洛哥(1984年)、突尼斯

(1984年)、约旦(1989年和1996年)、阿尔及利亚(1988年城市骚乱,1994年爆发内战)等国引发剧烈动乱甚至内战。

(三)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民族国家产生或独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例如,到1943年,埃及、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曼等国才先后独立;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则分别建立于1943年底、1946年、1946年、1961年、1971年和1971年。一些国家完全实现独立的时间甚至比它们宣布独立的时间更晚。最晚获得独立的国家当数苏联解体后的中亚五国。因此,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成熟、完善都尚需时日。加上它们多诞生于反对英、法、荷等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委任统治地的划分为基础加以确定的,各国之间在领土划分、跨境民族等问题上的纠纷也需进一步调整和磨合。所以,伊斯兰国家无论国内政治建设还是国际政治都处于一个转型阶段。

目前,伊斯兰国家主要存在四种政体:共和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塞浦路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君主立宪制,如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君主专制,如沙特、阿曼;酋长制,如阿联酋。如果按照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标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制度复杂多样,各国各有特点。“除了孟加拉、土耳其和塞内加尔实现民主之外,在阿尔巴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存在新兴的民主。同时,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着其他复杂的政治制度:阿尔及利亚、埃及和阿塞拜疆的威权政治含有民主因素;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属威权政权;巴林、沙特和阿联酋实行君主制;约旦、马来西亚和摩洛哥的君主制带有民主因素;伊朗则是神权与民主相结合;最后是处于波动变化中的政治体制,例如,尼日利亚从军人政权转向文职官员统治,巴基斯坦的军人暂时中止了民主。”<sup>③</sup>根据世界各国政治发

<sup>①</sup> <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WDI/>

<sup>②</su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http://www.undp.org/rabs/ahdr>, pp. 4—5, 85, 88, 89, 92, 94.

<sup>③</sup> *CIA World Factbook* (2001) and U.S. State Department, as Cited in “A Spectrum of Government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2001.

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知,并以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为主要标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传统专制主义阶段,即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或被殖民主义占领,或实行专制主义统治;(2)过渡政治阶段,指革除传统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阶段;(3)现代民主政治阶段。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就有了议会制度,并经受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席卷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目前,它们总体上处于第二个阶段,即威权统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专制主义开始淡出,现代民主政治尚未充分发育;独立的中产阶级和其他非宗教市民社会集团相对弱小,发展民主政治的内在动力较弱;政治体系呈现世袭等级制或本土化的世袭采邑制与议会选举政治相结合,进而产生较高包容性的特点。

在这个阶段,即使按照穆斯林学者的标准来衡量,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着很高的“民主赤字”和“妇女权益赤字”。除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程度都比较低下。若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那更是如此。再以阿拉伯国家为例,30多位阿拉伯学者于2002年在联合国发表的《阿拉伯人发展报告》中写道:“就参与性治理而言,阿拉伯国家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20世纪80年代拉美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开始转型,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和多数中亚国家也掀起了转型的民主浪潮,但几次转型的民主浪潮却都没有全面波及到阿拉伯国家。这种自由赤字破坏了人的发展,可谓是落后的政治发展的最令人痛苦的表现之一。尽管宪法、法律以及政府的公告中都明示着对民主和人权的法律认可,但它在实际执行中则常常被忽略,有些情况下还故意无视其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治理模式的特点是行政权力过大,即国家行政部门对所有机构实行严格控制,而且还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代议制民主通常也不真实,有时还缺失。言论和结社自由经常受到限制。过时的立法原则占据优势。”<sup>①</sup>2003年,伊斯兰世界在民主政治领域面临的挑战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了。<sup>②</sup>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英和深受自由理论、实践熏陶的西方学者均认为,“自由赤字”是伊斯兰世界各种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准确地说,缺少自由——心灵

不受约束和灌输,可以质疑、探询和表述的自由;经济不受腐败和四处存在的管理不善所影响的自由;妇女不受男性压迫的自由;公民不受独裁者统治的自由——才是造成穆斯林世界许多问题的原由。”<sup>③</sup>

正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伊斯兰世界才像不少发展中国家一样,程度不同地实行政治改革,走上民主化道路。冷战后,伊斯兰世界在内外压力下明显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摩洛哥、埃及、约旦、也门、沙特、科威特、阿曼、伊朗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努力建构一些新的民主机制并加以实践。人权尤其是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保护。期间,各种困难层出不穷,不少国家还因民主化改革引发了政治动荡甚至内战,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等,民主政治的发展比较缓慢。究其根源,可以说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所致。正如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伊斯兰问题专家西蒙·默登所总结:“穆斯林具有专制统治、世袭社会关系和弱小的经济阶层所构成的几乎没有间断的历史。20世纪,普遍存在的国内和国际冲突,以及使统治阶层更加脱离社会民众的石油财富,也无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无论民主实验在哪里发生——伊朗、土耳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它们总是遭受世袭集团和军人野心的严重损害和困扰。伊斯兰教对政治文化的持续影响也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制约。伊斯兰是有关宗教共同体和社会控制的一种思想体系,而自由思想却是关于世俗主义、平等、个人自主和经济自由的一种观念。在伊斯兰的理念中,真主的旨意管理着社会生活;而在自由主义的管理中,却是个人选择、自我利益和不确定的社会契约管理社会生活。伊斯兰与自由主义在个人权利的构成、社会共同体的界限及其运转方式等方面存有分歧。”<sup>④</sup>而在霍梅尼、图拉比等伊斯兰思想家看来,伊斯兰传统中的“舒拉”(即协商制度)就是一种伊斯兰民主。它注重“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而非西方民主的“个人面前人人平等”;认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http://www.undp.org/rabs/ahdr>, p. 2.

② 同上, p. 1.

③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59.

④ Simon W. Murden, *Islam,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New Global Hegemon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2, pp. 94-95.

为伊斯兰民主不会向西方民主那样因人类自身的缺陷而出现失误;相信“舒拉”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西方的少数人的民主和虚幻的民主。<sup>①</sup> 归结起来,伊斯兰世界民主政治改革最根本也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如何处理伊斯兰教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任务十分艰巨,注定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才可能有所突破。正如西方的发展经验所充分表明,通往民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并且充满坎坷和障碍。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同样将十分曲折。但是,客观地看,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迄今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1995年的穆斯林世界比1985年的穆斯林世界民主多了”。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以“建造民主政权”为契机,向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扩展民主。伊斯兰世界在外部的强大压力下,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率先倡导加强民主化建设,它提出了新的《阿拉伯宪章》,呼吁阿拉伯国家继续推行民主政体,提高民众的参政、议政意识,更多地发挥民主协商机制的作用。2003年5月,法赫德国王在沙特“咨询会议”的开幕式上表示,将扩大政治改革的范围;6月,阿卜杜拉王储主持召开了“政府与民众理性对话会议”,建议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政治改革,包括提高妇女地位、扩大国民参政权利等国的实践。同时,沙特准备举行市级政府的公开选举。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也提出了旨在增进民主参与程度的政治机制建设,包括建立完善的党派对话机制,加强选举监督机制,为各党派提供更加平等的地位等。叙利亚表示将把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从“民族主义政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并积极推行自由选举。与此同时,不少阿拉伯国家提出改革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应对内外日益严重的挑战,包括成立由成员国元首组成的阿盟理事会,下设安全、国防、外交、经贸和社会发展等专门委员会;建立阿拉伯议会、协商会议和阿拉伯法院,增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修改阿盟宪章,增大秘书长的决策权,等等。伊斯兰世界仍将继续探索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

#### (四)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文化转型。全球化和信

息化的冲击加上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荡涤,伊斯兰世界的思想、文化教育、社会也在酝酿和经历深刻的转变。

首当其冲的就是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和思想体系,具有与其他宗教相似的发展过程。如果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构成的物质基础之上,目前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比较封闭、相对保守、带有封建色彩。它不仅是宗教,还作为政治体系、伦理规范和社会组织。它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作用的同时,还承载着规范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以及社会文化、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功能,例如伊朗的神权统治、沙特的政教合一等。它面临如何借鉴其他文明体系,适度改变自身思想体系和宗教实践,进而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重大问题。这包括如何实现政教分离,将宗教功能与非宗教功能分开,以及如何恰当界定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例如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实践。伊斯兰教作为曾经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兼收并蓄的文化体系,其本身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它与民主的核心即自由并没有根本对立。在历史上,伊斯兰国家和社会曾经享有相当程度的思想和表达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度在现代人看来比较有限,但与它前后及同时代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相比,已经非常高了。如果说伊斯兰教本身是自由、科学和经济发展的障碍,那穆斯林社会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就难以解释。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的落后并不是其“固有的特点”,而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伊斯兰社会在发展经济和推进政治民主的同时,也要力争实现伊斯兰教本身的现代化,即进行宗教改革。否则,伴随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建设而来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和自由主义,将对伊斯兰教造成严重威胁;反之,未经宗教改革而缺乏现代性的伊斯兰教,也将阻碍伊斯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信仰在通过商品、旅行和全球电视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弱化,这就动摇了信仰在广大民众中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不

<sup>①</sup> 王京烈主编:《当代中东政治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页。

是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为了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方式,人们需要审视作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及其各种观点如何在体现这种思想的消费、生产和分配等日常生活层面发挥作用。……信仰在文化的后现代化过程中被削弱,必须从商品的多样性和全球性如何以隐秘、间接的方式塑造着广大民众的日常观念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存在对(例如)乡村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远远超过对教堂或学院里宗教领袖和其他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的影响。”<sup>①</sup>这意味着,伊斯兰教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穆斯林起来反对他们的信仰,而是对它失去兴趣,转向他们更加钟爱的东西,或者反对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享有最高权威或发挥决定性作用。总体看,强调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新现实。“如今没有任何穆斯林社会是完全参照宗教法律来管理的;宗教传统不再拥有绝对或近乎绝对的主导地位(也许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除外);新兴领导阶层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撤换了过去控制社会命脉和组织的神学—法律专家组成的知识阶层。”<sup>②</sup>当前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仍然主导着社会发展方向;一些国家的世俗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战。例如,1991年苏丹宣布实行伊斯兰教法,7年后又颁布世俗宪法以代之;1995年宗教倾向明显的土耳其繁荣党上台执政,3年后被最高法院在军队的支持下以违反宪法之名予以取缔;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几乎通过大选取得政权,但因政府强力弹压而没有成功;“9·11”事件后,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派“泛马伊斯兰”(Parti Islam or PAS)势力有所上升,一度使人感到该国政治“伊斯兰化”的强烈气息,但在2004年3月巴达维上台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败北;2003年卡萨布兰卡大爆炸凸显“萨拉菲亚圣战运动”(Salafia Jihadia Movement)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势力明显上升,等等。但是,从长远看,世俗化进程将在激烈的斗争中继续发展。

其次是文化教育体制。伊斯兰虽然曾经创造了人类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自近代以来已变得越来越落后。目前,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存在严重的“知识赤字”和“能力赤字”。以阿

拉伯世界为例,约6500万成年人为文盲,其中2/3是妇女,文盲率比更为贫穷的国家高出许多。现有1000万6—15岁的儿童失学,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这个数字到2015年将增长40%。这意味着高文盲率不可能很快降低。同时,教育质量低下和缺乏开发、使用知识资本的机制,导致知识分子减少,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此外,阿拉伯国家获取和使用信息通讯等先进技术的机会有限,使用互联网的人员仅有0.6%,国家对先进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也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0.5%。缺乏掌握知识的人以及不能建立知识型社会,都严重阻碍着阿拉伯人素质的提高和国家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sup>③</sup>正由于此,阿拉伯世界呼吁改革文化教育体制的声音日渐高涨。著名经济学家亨利·阿扎姆强烈建议,阿拉伯国家改革教育制度,对年轻人加强计算机和英语教育,以满足信息经济的发展要求;教师应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告诉他们思考什么;学校应该让学生提高创新能力而非“死记硬背”,培养他们的创造力而非按部就班;社会应该培育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企业家文化和企业家精神。<sup>④</sup>这种状况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诸如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等。

最后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率、高文盲率、低教育水平加上高出生率,使得伊斯兰世界面临比较严重的社会危机。换言之,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各种弊端最终都会在社会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与它们所需社会物质条件严重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伊斯兰世界的人口增长速度通常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1965—199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1.85%,而穆斯林社会的人口增速为2%,有时达到2.5%甚至超过3%。<sup>⑤</sup>总体上,这种人口高增长趋势将继续保持。

(转第21页)

① Bryan S. Turner, *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7.

② Abdou Filali-Ansary, "The Challenge of Seculariz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Daniel Brumberg ed.,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5.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Arab Fun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http://www.undp.org/rabs/ahdr>, p. 3.

④ Henry T. Azzam, *The Arab World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Millennium*, I. B. Tauris & Co Ltd, 2002, p. 209.

⑤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p. 117.

造。组委会专门负责证件的官员特洛格罗表示,这些证件中包含过去4年的最新技术。组委会还向美中情局等多家机构咨询制造证件的技术,照片、护照号码和其他个人特征的所有资料都将印在证件上。

**(五)建立“导弹保护伞”。**为防止恐怖袭击,希腊将在雅典和其他4个奥运会比赛城市上空建立“导弹保护伞”。这个导弹保护伞将以爱国者导弹、毒刺导弹和隼式导弹组成的导弹群为主体,并辅以幻影2000型战机、F-16战机和目前最先进的单引擎、涡轮驱动的T-6A“得克萨斯II型”飞机以及空中雷达站。

**(六)维护网络安全。**雅典警方指出,从电子记分牌、成绩录入系统、安全监视系统等比赛必备的设施,到照明供电系统、交通运输等城市公共设施,都有可能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警方代表必须和各国电子安全专家通力合作,防止一切黑客行为干扰奥运会。雅典奥组委已明确表示,在奥运会期间,将动用一切资源,并联合其他国家共同严密监控网络黑客的活动,确保奥运会万无一失。

**(七)编织“密探网”。**奥运会期间,希腊警方将在每个奥运会场馆周围撒下一张由200名警官组成的“密探网”,从而形成一层附加“保护罩”。这些警官正接受各种职业训练,届时将扮演建筑工人、街头小贩等不同角色。该措施是“七国奥运会顾问小组”向希腊政府提议的。

**(八)其他措施。**一是制定新法律以应对恐怖袭

击。2003年12月,希腊专门制定新法律,规定奥运会期间巡逻的警察可随身携带武器,以应对恐怖袭击。二是对奥运村实施严密防护。希腊决定在奥运村周边建两道坚固的围墙,围墙之间有宽阔的通道,供警卫车辆巡逻。围墙装有摄像头,墙外还有钢筋水泥障碍物。奥运村各入口处安装X光机。奥运会期间,对于停泊在港口的豪华邮轮,希腊警方将在其附近的海域设立一条隔离线,并进行严密监控,只有完全可靠的人方可进入并登船。另外,海上还有海岸巡逻队进行巡逻以防止可疑船只进入港口。三是重视交通安全。奥运会交通安全特别工作组在对雅典及其周边地区交通和公路网络进行评估,及对紧急救护的组织 and 有效性进行专项研究后,提出若干改进建议,其中包括:1、装备交通安全自动执行的现代技术;2、严厉惩罚违章肇事者;3、广泛开展全民交通安全教育;4、制定并执行必要的新法规;5、编写新的驾驶员手册;6、对高速路巡逻警官再培训等。四是与美国SAIC公司签约,计划在雅典大街小巷安装1300个闭路监视系统,并在希腊各大港口安装水下感应装置。五是防止类似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发生,雅典各地铁站和车厢内将配备防毒面具。六是雅典当局在奥运会期间将对所有的卡车和轿车进行X光检查,以避免有人用车辆携带炸弹。并在世界范围内搜集武器供应商的名单,以应对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攻击。此外,希腊警方还将对日益庞大的移民人口进行监视。◎

(接第17页)

在一些国家,人口增速要到2025年才可能放慢,如埃及、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而另一些阿拉伯国家到2050年还可能面临真正的人口大爆炸。最为重要的是,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年轻人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形成突出的“青年暴增”现象。以“大中东”为例,24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其他各年龄段人口的总和,在几乎所有国家都高达50—65%。这些比例较高的国家包括:也门65.3%、沙特62.3%、伊拉克61.7%、巴基斯坦61%、伊朗59.3%、阿尔及利亚56.5%等。<sup>①</sup>人口快速增长与结构年轻化,首先对伊斯兰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

造成极大压力,特别是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大,迫切要求政府大幅增加相应的服务来加以满足。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却一直未能很好地加以应对,尤其是不能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问题。在政府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包括极端势力在内的伊斯兰组织填补“权力真空”,为民众提供许多社会服务,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这就为社会动荡甚至产生恐怖暴力提供了土壤。(待续)◎

<sup>①</sup> Graham E. Fuller, "The Youth Factor: The New Demograph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Analysis Paper*, Number 3, June 2003,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